

徐 孝 鱼 中篇小说集

凡人

收获丛书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徐孝鱼中篇小说集



SHOUHUO
CONGSHU

凡人

四川文艺出版社·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：林文海 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戴卫

版面设计：李明德

书名 凡人（收获丛书）

著者 徐 学 鱼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

1985年7月第一版 开本850×1168 1/32

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.25 插页 5

印数 1—4,120 册 字数 242 千

书号：10374·77 定价：2.43元



作者近影

出版说明

徐孝鱼是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中年作家，发表了大量中篇小说。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江南山乡僻镇的民间生活，结构紧密，语言出色，可读性较强。作者生活基础丰厚，对生活的思考严肃清醒，艺术上的探索虑熟思深，已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
本书所辑的三部中篇小说《凡人》、《古墓》、《山风》比较突出的反映了近年来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，反映了作者的审美观念和创作个性。

目 次

凡 人	1
古 墓	133
山 风	229
后 记	356

凡人



3

一

倘若望文生义，把群英鞋厂当成英雄荟萃之地，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。

群英，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和社会特征的厂名，就象早年许多商号不惮雷同，取名“鑫昌”、“源茂”一样，除了讨个吉利，表示一点向往之外，并没有更深的含意。现实中，名不符实的情况是常见的。名“广德”者，未必不干缺德事，叫“长庚”的，也许是个短命鬼。名字里安上“富”、“贵”、“财”、“宝”的人可谓多矣，然而，有几个人因此而享了富贵，得了财宝呢？

群英鞋厂是江南大同县城关镇的一个街办厂。尽管取了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厂名，它还是象牛背上的虱子一样不被人注意。电话号码簿上查不到它的厂名，报刊杂志上没出现过它的广告，在全省商业系统举办的鞋类产品展销会上，也从来没人见过标有这家工厂牌号的鞋子。如果有人在小小的大同城关镇向人打听“群英鞋厂”，得到的回答，多半是茫然而歉意的摇

头。要是幸而遇上一位熟门熟路的老街坊，那也会在愣一愣神之后，才朝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深处一指，然后不无揶揄地笑着说：“哦——什么群英鞋厂，差点把我也搞糊涂了。不就是那座堆棺材的破屋吗？喏，顺巷子朝里走，靠河埠头那座破破烂烂的大房子就是了。”

鞋厂怎么成了堆棺材的地方？这话能把不了解情况的人吓一跳。原来，群英鞋厂的厂址，早先是徽州会馆。会馆本是封建行帮修建的聚首之地，在外省谋事的同乡中有人暴死在外，装殓之后，一般都把棺木停放在会馆内，等候家人前来扶柩还乡。年积月累，棺材成了堆。以至一提起会馆，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起阴森森的棺材，好象会馆就是堆棺材的地方。

这座会馆建造之初是很有气势的。迎面是一堵高大的水磨青砖檐墙，青条石砌成的石库门上，还嵌着一块石刻牡丹围边的门额。推开棺材板一般厚的柏木双开门，抬高了脚迈进尺把高的石门槛，走过一方拼花卵石铺地的天井，就是一堂两厢的正屋。堂屋自然十分宽敞。厅堂中央，过去供奉着象征忠义和财气的关公老爷，两侧厢，就是堆放棺材的地方。解放以后，封建帮会瓦解，关老爷的宝像早已扫地出门，棺柩也告示尸主陆续领走。棺去屋空的会馆里却留下了不少耸人听闻的闹鬼的传说。这种古老的中国式的建筑，梁高椽粗，在画梁雕栋之类表面装饰上花了不少功夫，却忽略了室内的通风采光。偌大的建筑，只开了几个小圆窗。即使在阳光明媚的大晴天，屋里的光线也是阴阴惨惨，更加重了那些无稽的传说中渲染的恐怖气氛。长期以来，这里成了蝙蝠的天地，老鼠的世界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里被东门街道房修队当作废品仓库，用来堆放

那些破了眼的沙筛，掉了底的灰桶，散了架的箩筐和泄了气的车胎。破屋堆破烂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

七十年代初，东门街道革委会副主任万德伦，打上了在这里办工厂的主意。

当时，就业问题是使街道干部们最为头疼的事。青年们可以动员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，可是，那些五痨七伤、跷脚驼背、劳改释放、劳教解教的人可怎么办？那时候，招工指标就象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雨水，常常是没落到地面上就没了踪影。即使有了指标，向招工人员推荐这类人，无异于向海岛上的渔民推销隔年的咸带鱼，谁见了谁摇头。

办个工厂，让这些“滞销”的闲散劳力去生产自救，把这些噎嗓子眼上的宝贝疙瘩消化掉。万德伦这个高明的主意，立刻在党委通过了。办厂经费一千元，厂房就是这座徽州会馆。

万德伦选定了东门街道的调解干部梅香玉担任办厂负责人。

“……办厂的事，就这样定了。老梅，你就走马上任吧。”万德伦在街道革委会的办公室里向梅香玉交代了一般情况之后，就宣布了这个决定。由于不是任命国家要职，自然不需要什么庄重的仪式。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他仰靠在椅背上，两脚一蹬一蹬的，身下的椅子也随着一摇一摇，好象是躺在安乐椅上。他的语气十分轻松，就象在说：那里有块奶油蛋糕，你去把它吃了吧。

“哎哟，万主任，我这点水平你还不清楚？我一辈子没进过工厂的门，哪里能办啥工厂哟！”梅香玉立刻惊叫起来，这个意外的迁升机会竟把她吓得倒退了一步，仿佛万德伦递过来

的是一只烫手的烘球。她是个四十五岁的女干部，剪着短发，显得干练而稳重。搞了多年调解工作，对处理邻里纠纷、婆媳不和之类问题，她倒是蛮有经验的。然而，要她负责办工厂，就象蚂蚁捧地球仪一样摸不着边际。

万德伦免不了要开导她一番。那年头，“学哲学，用哲学”之风大盛，万德伦对政治学习向来不甘落后，因此，开起口来，理论词汇就象草把子上的冰糖葫芦，都是一串一串的：

“哎——世上哪有生而知之的？只有学而知之嘛。我们是能够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的，干，就是学习。实践出真知嘛。是不是啊，哎？哈哈！”

“万主任，我真的不……”

“唉——即使有困难，也不可怕嘛，可以和困难斗争嘛。什么叫工作？工作就是斗争……”

“万主任，我……”

“嗯，不要顾虑嘛。我跟你交个底吧，办这个工厂，不要你赚钱，不要你上缴利润，就是赔点钱，也不要紧嘛。只要把那班宝货管住，不要让他们给我惹是生非，你就算完成了任务！”

“万主任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的同志，这可是街道党委交给你的任务哟！”

“……”

梅香玉的喉头收缩了一下，好象吞进了一块石头。

“你不要有顾虑嘛。我叫人跟大中华鞋厂联系一下，弄点加工活儿，这不就干起来了！”

万德伦笑嘻嘻地把茶杯朝桌上一放。他总是那样轻松，那样乐观，那样自信。在他看来，办这样一个工厂并不比移动一

只添不费事。

从那天开始，梅香玉就忙得象陀螺似地团团转。她只能用自己的劳碌来补偿自己的经验不足。请泥水师傅修墙补漏时，她亲自在旁边提灰递瓦；请木匠师傅做工作台时，她又趴在地上清理刨花……忙了一个多月，她的眼圈发了灰，身上掉了肉，工厂总算可怜巴巴地开了张……

“哈哈，这不就办起来了！我早就说过，打老蒋的时候，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，如今是无产阶级的天下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？”万德伦满意地观看着刚刚白了墙的徽州会馆，豪爽地笑了。一高兴，他又扯起了打老蒋的话头。在解放大同县的战斗中，他为解放大军送过马料，因此，提起打老蒋的事，他浑身都透出一股豪迈劲儿，仿佛伪总统府上的红旗是他亲手插上去的。他眉头一皱，不知怎的来了灵感，伸手指了指石库门，“嗯，在这里漆个厂牌，气派要大一些。嗯，我看这个厂就叫——群英鞋厂吧，哈哈！”

厂名是当当响的。然而，猴子披上了金盔金甲，终究不会变成将军。按一般人的见解，这是个注定出不了英雄的地方，窝在这里的，是一群注定成不了英雄的人。这样一个“摊儿厂”竟以“群英”命名，简直就象算命瞎子为“五行缺木”的人取名“阿森”。

二

群英鞋厂为大中华鞋厂搞了十年外加工。对大中华鞋厂来

说，这是一种恩施，也是一种役使。没有这些加工活儿，群英鞋厂就没法维持生产，但是，加工活儿又脏又累，加工费也少得可怜。因此，群英鞋厂就象一只被草结扎住了脖子的鹭鸶，一直处于不饥不饱、半死半活的景况中。不过，半死半活也算一种生存状态。它毕竟维持了十年。

然而，十年之后，威胁生存的危机终于出现了。

大中华鞋厂突然决定收回外加工业务。据说，经过企业整顿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他们不需要委托外厂加工了。不过，也有消息灵通的人说，有一家社办厂给大中华鞋厂的头头送了礼，想把这批业务挖走……

不管原因如何，他们快要没活儿干了。对一家自负盈亏的街办厂来说，没活儿干，就是被敲掉了饭碗。粗糠野菜难以下咽，毕竟也是充饥的粮啊！有些东西，当你稳固地占有它时，感到它是那样平庸无奇，枯燥乏味，甚至可憎可厌，但是，在即将失去它的时候，才会发现它与自身命运的关联，认识到它的价值与意义。

群英鞋厂何去何从？自然成了这几天厂里的中心话题。

“散伙！既然没活儿干了，还不如趁早来他个爹死娘嫁人——各人顾各人！”

丁一锤嚷起来了。此刻，午饭刚吃过，不少人正聚在工场中间的鞋料旁说长道短。丁一锤不失机会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这个体态臃肿的胖老头，脸上疙疙瘩瘩地长满了酒刺，秃了顶的大脑门上油光光地溢出脂肪。厂里爱开玩笑的小青年说他这副“南瓜型”的尊容颇有华尔街老板的气度。其实，他倒是个不露水的无产者。他十二岁进恒昌鞋厂当学徒，受苦受累，总

算熬成了技术上首屈一指的大师兄。这段经历，不需要耗费人力财力去搞内查外调。当年恒昌鞋厂的老板季恒昌如今也在群英鞋厂做工，可以充当最可靠的证人。公私合营以后，恒昌鞋厂改名大中华鞋厂。这家工厂的现任技师中，有两个还是脑壳上接过他的鞋槌头的徒弟。

聪明人也有鬼迷心窍的时候。要不是当年拨错了一颗算盘珠，如今他肯定稳稳当当地坐在大中华鞋厂技师的交椅上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跑单帮、搞个体的赚头大。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，说是“七级工，八级工，不如老汉一把葱。”他竟毅然舍弃七级工待遇，来了个不辞而别，挑起皮匠担子，串街走巷，准备赚大钱了。不料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他干了没几年，就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个体摊贩被当作“资本主义残余”而扫除了。他被迫靠做临时工度日，费了不少周折，才进了群英鞋厂。和过去相比，不但工资跌了四五级，连领取养老金的希望和享受劳保医疗的权利，也一起落进了大西洋。每当他想起这段曲折的经历，就烦躁得象全身爬满了刺毛虫。哪怕半夜三更，也会抓起酒瓶朝嘴里猛灌……现在，碰上了这么个缺口，他当然主张趁机散伙搞单干。

“他娘的，巷口摆摊的小皮匠，如今每天能进帐十多块，他那点手艺，给我揩屁股都不配！老子瘟在这个鬼地方，每月只挣四十来块，搞得香烟也常断档。真是牛肉卖不上狗肉价，喊——趁早散伙！”

丁一锤仗着二两高粱的酒劲儿，越说越上火，越说越来劲。他的牢骚怪话，象一根无形的杠棒，撻进清水塘里搅了搅，把沉积塘底的泥沙沉滓全都搅得泛了起来——

“我们算是碰上了晦气鬼。跌在这口垃圾箱里，招工的不肯招，顶职又不让顶。这辈子算是完结了。”

“唉，窝在这种鬼地方，见人矮三分。还是早点倒灶，大家散伙。”

“对，我们也出去混混，混得好，说不定还能混上个老婆哩！哈哈哈！”

.....

跟着起哄的，是那些体格健壮、历史清白的年轻人。过去，他们都是支农对象，仗着父母亲友有点小门路，才留城进了街办厂。街办厂虽说没名气，但是，和下去接受再教育的同伴相比，他们还算是幸运儿。谁想到，政策一变，支农支边的全都返了城。当然，这并没有触动他们一丝一毫实际利益。不过，由于昔日那种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的感觉不复存在，他们中间有些人竟象被人一脚踹到了底一样不舒服。加上这两年眼睁睁地望着人家提工资，发奖金，他们的肚子里就象装着一缸腌过了头的咸菜，不时朝上泛酸味。这会儿，让了一锤挑头一搅和，他们的怨气煽邪火，牢骚越来越多了。

往日笑语不绝的工场里突然沉闷起来。那些身有残疾的人，一个个全象脖子伤了筋似地耷拉下了脑袋。过去，生理残缺带来的心理创伤使他们总感到低人三分。自从进厂以后，这种自卑感已经渐渐地淡薄了。既然能够自食其力，那么，自己活得也不比别人窝囊。这会儿，他们似乎才发现群英鞋厂不过是个为人不屑的地方，连自己人也贬之为“垃圾箱”，咒它快点倒灶。万一工厂真的倒了灶，他们可该怎么办？用劳动换来的欢快情绪顿时蒙上了一层灰雾，一张张冷漠的脸上说不清是悲愤

还是哀怨。

“哼，我看你们讲到明天早上，也是废话一堆！”

有人唱反调了。话音不重，却有份量。那班正在发牢骚的人忍不住转过头来。

说话的是路平，厂里的统计员。他三十一岁，长得高高大大，浑身透着刚毅健美的男子气。他读过高中，是厂里最有学问的人。从孔夫子到柏拉图，从混沌未开的蛮荒时期到地球毁灭之后的未来世界，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。因此，在这家厂里，他虽然还没有象宋江那样使人崇拜到口称“大哥”纳头便拜的地步，但是在年轻人中却颇有几分威信。

路平当年也是“屯垦戍边”的“龙江哥们”中的一员，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。只因母亲瘫痪在床，才被“困退”回城。由于没门路，被“照顾”进了群英鞋厂。

即使是落入涸辙的鱼，也要奋力跳趄几下，与命运抗争。路平当然不甘心窝在群英鞋厂。前几年，社会上形成过一阵高考热，他跃跃欲试了……

路平到街道办事处去开报考证明时，万德伦正在研究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街道企业的规划。路平向他诉说个人情况，他有心不在焉。但是，当他终于听清楚路平具有高中毕业学历时，两眼突然放了光，好象淘金人发现了大块砂金：“噢——哈！你是高中生？好极了好极了，在我们东门街道，高中生就是人才，人才不能外流嘛。哈哈，我看你就不要去考什么大学罗。我准备办一个东门工商业联合公司，要用人哪！”

路平没有吱声。他不愿轻易放弃这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